《二十二》
不知道该怎么去评价这部电影，就像走出电影院的我有很多话想说，却不知道从何说起。

如果说，《战狼》是回应大国崛起的时代召唤，是一种体现“一带一路”，一种国力与财富的输出；那么“慰安妇”（正确的称呼为：二战期间被迫充当“慰安妇”的受害者）的命题，就是一次对历史和民族苦难的、对“阿婆们”的，来得有些迟的反躬自省。

虽然很迟，但这次集体反思终究赶在了22这个揪心的数字变成永恒不变的0之前；

虽然事关民族记忆，但这次切入的角度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，立住了这些阿婆，就立住了我们对“慰安妇”问题的共同记忆。

感谢导演，用99分钟的时间告诉我们和平的珍贵；

感谢摄像，用一幅幅平稳的画面，告诉我们现实主义与魔幻主义交织的当下中国；

感谢剪辑，用平淡的叙事，娓娓道出阿婆们的日常生活，就好像是一次与远房长辈早该如此的谈心。

接下来，就让我乱谈一下感想吧。

从宏大叙事到口述历史

我们的历史，是对宏大叙事抱有偏好的历史。我们的历史课，是对宏大叙事反复强调以至于形成条件反射的课程。

所谓宏大叙事，大概指遵循某种假设，从某时期选出重大事件，再从这些重大事件中总结发展趋势，以此为纲，提纲挈领地研究历史。比如“鸦片战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、‘反帝反封建’的历史”等等，可以说是一种“主流叙事”。国家、政治、社会，正是这一类叙事的核心要素，总之，就是要有一种“一万年来谁著史”的豪迈之气。

不过，这样的视角却缺少了对局部的探查。

所以，口述历史这样补完大历史的视角应运而生。

在《二十二》中，我们看到的不是史料的堆砌、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宏大叙事，而是对它的解构，是一个一个狭窄的、人的视角，是从他们平凡的生命个体、他们记不起也不愿回忆的日常生活，来解构“慰安妇”这个命题。也许阿婆们从来不会写字，但是从她开始口述的那一刻起，电影就赋予了他们珍贵记忆的文本形式，他们尘封久远的记忆就与民族共同体的记忆链接了起来，成为正在被挖掘、并将永远保留下去的“历史遗产”。

影片里，那些阿婆们所有口齿不清的方言、一段又一段的沉默，都值得被我们尊重。是他们、她们那些具体的人、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，构成了抗日战争的不朽史诗，那些光辉的时刻、那些历史的暗角都值得我们后人去欢笑、去祭奠。

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《二十二》电影团队，用口述历史的方式，既为长期处于“话语权丧失”的阿婆们提供了发声、接受社会“深情凝视”的机会，也我们提供了一种考察抗日战争的个人第一手视角。